



摄影:翁华清

## 瑜语 西沪港湾话“三宝”

西沪港系象山港支港,全港依傍黄避岙、墙头等4个乡镇。5月的一天,老友们结伴漫步海边,四处悄然宁静,只有整齐划一的海潮声清晰地钻进耳朵,而海岸上渔家晾晒着的海带,鳞次栉比、密密层层,更似一道靓丽的风情海景,很是讨人喜欢。

我们边走边聊,看见一位渔家大哥正在收拾海带,同伴问大哥:“搞海带很辛苦吧,今年能卖多少一斤,产量多少?”

“听口音,你们是宁波来的吧,我们这行早起晚归,不过也习惯了……”渔民大哥见有人来很高兴。他说,一般在每年的12月份,各家会把海带苗嵌入麻绳放到西沪港养殖区,在早先固定好的地方系牢麻绳。他去年底种养了2000根绳的苗,到了今年的4月,在晴天涨潮的时候采收,然后用竹筏拖运上岸,再进行晾晒。当然,从下苗到采收,这中间还有清理淤泥等许多环节要做。今年估计可以收20000斤,目前零卖15元一斤,全部收购11元一斤。“渔民太辛苦了……”“不要说辛苦不辛苦,你把海带全部买回去,才是硬道理,呵呵!”大家七嘴八舌都饶有兴致。“还不能卖,今天天不好,还没晒全,要有太阳的香味,才是最好的淡干海带。明天还得晒一下,要买也要明天。”渔民大哥急忙摆着手说,后又补充了一句,“不过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,我们不用担心售卖,会有公司来收购的。”渔民大哥动作麻利有力,浓浓的象山话干脆朴实,我看着他,发自内心的敬意油然而生。

西沪港沿岸的渔民把“靠海吃海”发挥到了极致。如果说海带是4月至5月西沪港靓丽风景线,那么到了10月至12月,西沪港又是紫菜的天下,当然中途还会有苔条来凑热闹。当地渔家每年都会交替生

产这三个海产品,两夫妻一年收入至少有20多万元,他们把海带、紫菜、苔条称为“西沪三宝”。“西沪三宝”是传统美食,老少皆爱,既有乡愁式的老底子吃法,也有现代的配方。

和海带相比,紫菜养殖同样辛劳,渔民要在涨潮时出海,到一公里外的深海区去收割紫菜。紫菜可以多次收割,但第一次收的质量最好,味道口感鲜嫩,也俗称“头水”。收上来的紫菜洗去海水和泥沙是必需的程序,而且要做到位,然后再把紫菜做成薄薄的圆饼状,有序地铺展在竹盘里,接着就在太阳底下晒干,那个场面亦是壮观。

苔条学名为浒苔,它的采捞期比较长,一般是每年12月到第二年5月,有春苔和冬苔,一般春苔产量高,冬苔稀少但味道好。苔条捞上来,清洗环节必不可少,而它晾晒在海边时的满眼绿色同样富有诗情画意。

就在我们想和渔民大哥告别时,马路对面有人和我打招呼,定神一看,原来是朱文荣博士。“呀!专家来了……”我脱口而出。朱博士毕业于日本高知大学,是浒苔等海洋生物方面的专家,我和他认识多年。

朱博士性格很开朗,一口江苏口音的普通话。2008年他在象山成立旭文海藻开发有限公司,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浒苔加工企业,市场销售量占据国内市场的75%以上,同时他还结交了许多象山朋友,带动渔家500多户致富,许多渔民成了他的合作伙伴。

夜深了,躺在床上,白天的场景片段伴随着团团绿褐色在脑海里来回过往,怎么也抹不去,那是渔家男子忙碌的样子,朱文荣爽快自信的笑声,还有“西沪三宝”翩翩起舞、追逐奔跑的美丽画面……



扫描二维码  
可欣赏全文

### 推荐榜



#### 张海峰

奇山,碧海,  
沙滩,草原……  
岁月不管人间事



#### 李广志

日本和尚何以能喝酒

高野山销售一种酒,属于纯正的日本清酒,名为“般若汤”。一见到这个词,立刻使我想起常议论的一个话题:日本和尚为什么可以喝酒?



#### 毛磊

《英伦十年·康桥缘》  
(之一)



#### 陶鹏

那些年,刻录在故乡的  
童趣和民俗



#### 庸星

看电影:《干与干寻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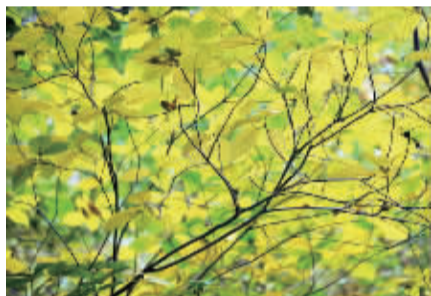
## 三耳秀才 宁波,就是我的 整个江南

几乎可以这样说,江南,对所有的中国人来说,不仅指的是长江之南,更指的是诗和远方。比如,那是“鱼戏莲叶东”“鱼戏莲叶西”“可采莲”的江南。

对我来说,江南,就是指宁波。

是偶然。后来发现,那一年那一连串的偶然就是注定,就是机缘。

最初的偶然,是在我老家河南新县城关大街之上。春节期间,路上有积雪,我很小心地往前走,这时,迎面碰到一位本家,当时他在宁波工作,见面寒暄,之后他说,你应该到宁波去找工作的。那一年,我攻读硕士即将毕业,正要找工作,于是,本家的那句话就是一粒种子,这次偶遇竟成了我最终落脚于宁波的花信。



这一落脚便是二十余年矣。“几度风雨几度春秋”,想不到,“风雨”“春秋”,在我的笔下,竟成了一本本有关江南节气的书籍。具体说起来,我是2008年开始写节气随笔的。2011年出版《跟着太阳走一年》,2017年重版此书。

写节气随笔,一开始是兴之所致,说白了,就是信马由缰,后来,我有了方向感,可以算是自觉的题材写作吧。论起来,在宁波走上写作之途,在写作中,专注于节气写作,也是注定,也是一树繁花——根植于我个体生命的,领悟于江南文化的一己之得。

人,生活在梦想和现实交融的时空中。某种意义上讲,我的理想,或者说,我将我的理想付诸的对象,是写作,是纸上搭建的虚构。由此,我的一系列节气写作,有我生命的苦酸,绽放着我生命的芳华。换成“诗和远方”,那便是,我的写作寄托了我个人的“诗和远方”。非常坦然和安然的是,我的寄托,是在宁波,海定而波宁。我也可以说,宁波,就是我的江南,就是我的整个江南。

写作是一种修行。  
在宁波修行,善哉!



摄影:陈黎明